

# 走进安江村

张永权

近日，参加晋宁区诗联书法绘画学会组织的采风创作活动，走进晋城街道办事处安江村。安江的一位白发老者说，在这里，每一栋房屋，都是文物古迹；每一块石头砖瓦，都记载着历史；每一株古树和花草，都有它们的故事。

走在安江的土地上，让人眼睛一亮的，就是村落中那一眼碧水映着蓝天，倒映着一幢幢飞檐翘角古建筑的大水塘。古柏森森，清水如玉，让人一见，心旷神怡。有文献记录，水塘名安江塘，其水质“一尘不染，清光大来”，干旱年间，塘水为村民救急，大涝之时，塘容四方洪水而储藏。又因有盘龙河、清水河从村落流过，进入滇池，塘能安两江，又能安村民旱涝，水塘便名叫安江塘，这个坐落在滇池东南岸，背靠海宝山的秀丽村落，就叫安江村了。一说元代这里是乌蛮族安江部落领地，以部族之名为地名。

一个滇池之滨的小村庄，一个安塘安江的双安之村，和谐美丽之村，民族团结之村，古往今来，留在这块大地上的故事还真不少呢！

因为这里的自然景色独特，风光如画，民族文化深厚，周游过天下的大旅行家徐霞客在1638年10月初，入滇走进晋宁的第一个脚印，就深深烙印在安江村的古渡口上了。并把安江村写进他的《滇游日记》中“挂帆向东航行，二十里至安江村，梳栳于饭肆……”安江村的地名，随游记散文大家的真文字，走出云岭高原。之前明代谪滇文学家杨升庵，在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曾随友人到安江村观光，攀上海宝山在海宝寺遥望滇池畔的安江村，作诗两首，把安江村的生态之美抒写得十分别致：“横紫烟光凝上方，人家宛在水中央。”“渔父帆船楫作宅，仙人台榭石为楼。峰头疑见长安日，濯足真夸万里流。”就是其中的名句。今日我置身于水中央的安江村，登上小楼，俯视安江大地，田畴如棋，大地如画，禾稻碧绿，鸡鸣狗吠，蛙鼓和应，如在世外桃源。

带领我们进入安江村的晋宁诗人杨桃铃和安江村党总支书记兼村委会主任陈富，把安江的历史文化——道来，让我们看见烽火年代的安江村又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

1937年底，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到持久战的艰苦岁月，日本侵略者的铁路，践踏了我大半个江山。南京失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竟难找到放一张书桌的平安之地。1939年12月，一群或戴眼镜，或西装革履，或背着画架、提琴的艺术家来到安江村。那些记录着历史风雨的玉皇阁、关圣宫、大佛寺、五台寺、龙王寺、地藏寺，引起这些外来艺术家的关注。而位于海宝山下的安江村，有后山的掩护，是日本鬼子飞机难以找到的轰炸目标。加上这些兴建于清末民国初年的古建筑，融合了中西建筑艺术的技法，艺术风格别致，能启发学生的想象力。村落位于滇池之滨，四面环水，荷塘清清，环境优美，战时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办学，是十分难得的一个教学场所。于是他们决定留下来，并把这里的情况告诉学校，让学校到安江村办学。

这所学校就是由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合并成立的国立艺专。1940年1

月，国立艺专——中国当时最高的艺术院校，就整体从昆明搬迁到安江村了。滇池东南岸的这个小鱼村，也因此而充满了艺术的活力。每天清晨，安江塘边，支着画板，艺专美术系的师生正在素描安江的日出，音乐系的师生站在塘边，或“啊……啊……啊”地练声，或吟唱一曲《铁路下的歌女》……吸引着安江村的村民前来观看这些艺术家的现场表演。有老人说，他们还经常进村入户，唱滇池渔歌、云南花灯，收集村里的民歌民谣、民间故事。艺专师生和安江村和睦相处，还给安江村写了村歌，教村里的男女老少歌唱，处处都可听见村民在唱村歌：“美丽的安江，可爱的村庄，村中池水清汪汪。古老的玉皇阁，映在水中央。塘边白鹅来戏水，孩子们欢跳进学堂。风吹楼阁钟声响，微风送来桂花香……”一个边渔渔村，有了村歌，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新闻。安江村之名也随着艺专师生的画、歌以及信件，飞向五湖四海！

在安江村的国立艺专，艺术大师云集，潘天寿、吴弗之、张振铎、常书鸿等，都是亲自登台授课。新中国成立后，闻名中外的艺术家董希文、赵无极、吴冠中、朱德群、张权等，当时都是安江村国立艺专的学生。名师出高徒，安江村的国立艺专为新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名家巨匠，如群星闪耀在中外的艺术殿堂。受到毛主席赞誉的著名画家董希文创作的大型油画《开国大典》，构思大气，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形象逼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的艺术见证。他在安江村时，就画了不少写生作品，为他后来成为大师，打下了坚实的生活基础。今天画家吴冠中的一幅作品售价几亿，他当时在安江村时，就画了不少具有安江地方风味的作品。他1978年6月重返安江时，还有回到了童年故乡的亲切感，还记得当年在安江村的茶馆，一面品茶，一面与安江村民聊天的情景。作为国画大师，又是教育家的潘天寿，在安江村艺专对学生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教学，让许多后来的画家难忘。他在安江村创作的《春塘水暖》画作，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著名画家李可染的夫人邹佩珠，也是国立艺专的学生，她后来成为著名雕塑家，她回忆起当年的安江村，说天空特别蓝，春天的油菜花一片金黄，他们写生时，蜜蜂飞来飞去，嗡嗡地唱着，就像催眠曲，他们画着、画着就睡着了……

国立艺专在安江村办学时，玉皇阁是学校的办公楼，观音寺是国画教室，大佛寺是西画教室，这些古建筑大多为清末民国初年所建，现在都是省级、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由于国立艺专在这里办学，更平添了其文化含金量。安江村的79号民居，是国立艺专教师的宿舍，潘天寿等教授居住于此。

国立艺专从1940年1月迁入安江村，到9月底离开，虽然只有9个月的时间，却谱写了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新中国成立后以国立艺专为基础，组建起了中央美术学院，也为文物晋宁、文化安江注入了特别的文化含量。现在，安江村以此为契机，正在打造安江国立艺专公园大型文化工程，到那时你一定要带着你的家人和朋友，走进历史的安江，文化的安江，现代的安江。

捂好的柿子小心翼翼地装进父亲用篾编的筐筐里，背到十几里外的集市上换成一张张浸满汗水的钞票，用它们给我们买新衣服，交学费。天气好的时候，母亲也会带领我们把它削皮，穿成串挂在屋檐下，经过风吹日晒融进阳光的味道就成了我们爱吃的柿饼。那时的我们嘴馋，经常会把成熟的柿子放在火炉边，烤得“吱吱”冒水、热气腾腾，再把它放到嘴里慢慢品尝。

改革开放如一股春风，把村民们吹向四面八方。很多人都进城了。偶尔回乡一次，看到腐朽、凋敝，常年被铁链锁住的老屋，到处布满蛛网。房顶上再也无炊烟升起。猪圈里也是静悄悄，母亲的身影也早已模糊。以前用过的农具东倒西歪闲置在墙角。那些黄澄澄的柿子挂满枝头，无人问津，心中顿时觉得有一丝悲凉。

现在社会发达了，城里的水果种类繁多，口味香甜，长相漂亮。可每年柿子成熟的季节，可母亲总要回家摘上一些带进城。父亲看到昔日他伺候的果树，藤蔓缠绕，嘴里嘟囔着，忍不住爬上去清理藤蔓枯枝，尽管他已是奔七的人。带回城里的柿子邻居们建议装进食品袋用苹果捂熟，父亲总是固执地想到处去找山楂捂。我知道，父亲并不是想吃柿子，而是想找回一种感觉。

如今老屋还在，柿子树还在，父亲还在，可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10年了。那一树树火红的柿子，那一堵堵土墙，那房檐下母亲挂的辣椒、玉米、柿子，那袅袅炊烟，那猪圈里哼哼唧唧等着喂食的猪，和母亲忙碌的身影犹如一张年代久远的老照片，永远定格在我的灵魂深处。多想能再吃到母亲用山楂、木桶捂的柿子，多想再看看那蓝蓝袅袅的炊烟，闻闻烟火的味道、母亲的味道。

# 花潮

# 铭记那奋斗的火热岁月

李书忠

成昆铁路沿金沙江而下的这一段，因为乌东德电站下闸蓄水，拆除了。怎么拆除呢？我看到几张照片，一段视频，是一位这一段铁路的车站站长发给我的。工人们先用车辆、机械把铁轨拆下来，把水泥枕条拆下来，送到车皮上装起来，一面拆一面退。然后把车站站房顶部拆除，把站名牌子拆除，栏杆拆除。隧道内的铁轨也拆除，隧道口的大门、墙壁不管它，任它在那儿。最后在已经没有铁轨、水泥枕条的桥梁上安放炸药，“轰隆”一声，整座大桥就坠入江中，消失了！站长说：“看到我工作了几年的车站牌子倒下，我心里酸酸的！不知道怎么表达心绪？”还在早几年，乌东德电站工程才刚刚开工，人们就在议论拆除这段铁路的事。一位中年人说：“这段铁路可是当年牺牲的烈士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成昆铁路全线是毛泽东时代铁路建设的典范，这一段铁路，确实是烈士用鲜血、生命换来的。金沙江峡谷段有很多的隧道、桥梁。隧道有长有短，以长隧道居多；桥梁有大有小，以小桥居多。莲地隧道全长4602米。是成昆铁路第三长隧道。它的洞口大门顶上，用钢筋、水泥塑了五颗红五星，闪烁着光芒，很远就看得见。中间一颗红五星最大，两边四颗对称排列。门顶四个隶体大字：莲地隧道。大门两边是毛泽东主席诗句：“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行草书法，纵横恣肆。来到洞口，你就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热火朝天的时代。

现在莲地隧道内的铁轨拆除了，金沙江大水漫上来，隧道成了大水洞府。鱼儿、虾儿等生灵，可以自由自在地游到隧道内嬉戏。此前，它们可没有这个条件呀！我几次考察铁路，分别来到莲地隧道的两端，可是从未能穿越隧道。火车穿越这个隧道，都需要好几分钟。杨学铮在《成昆铁路纪实》中这样记述了莲地隧道的修建：“在竞赛活动中，干部一马当先，身先士卒作表率，十七连的连长杨秀元在关键时刻能用抬杠担起两筐重量近600斤的石渣，指导员饶振明在腿脚常常出现浮肿的情况下还在坚持工作。最令人刻骨铭心的是1967年3月的一天，十七连一排秦排长因家里遇到特殊情况，在师、团领导批准他回

家探亲的头天晚上还心系莲地隧道。当晚他没按连里的安排休息，还是和战士一起进入隧道。在隧道里他检查战士们施工情况，特别要求战士们紧张关键的时刻，一定要保证安全。就在他照顾战友们安全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块岩爆的石块，砸中了他的头部。他没来得及说一句话，倒在血泊中。战友们呼喊着急，抢救着，他再也没有反应，一瞬间就牺牲在隧道里。干部的行动感染着战士，如同无声的命令，人人不畏艰险，不怕困难，奋战在隧道里。1967年4月，十八连转到十七连地段施工，4名1966年入伍年龄只有十七八岁的沈阳籍士兵，被岩爆砸压，留下四堆无形的血肉。面对血淋淋的现场，战友们个个吃惊，悲痛。排长贾成忠呼唤着战友的名字，声嘶力竭。副排长程仁谷、班长邓择友等及时安排，紧急处理。十七连的吴祥生、倪长贵、王宝琪等战友也及时赶来，帮助处理。那万分可怕的现场，却忍不住英勇的铁道兵战士。他们在处理完事故后，挥泪告别遇难的战友，奔赴各自所在的工段，挺起如钢铁般的肌体，以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危险中抢时间、争速度，以坚不可摧的意志和毅力，继续紧张地施工。5月、6月，进度越来越快。7月，决心创造隧道月成洞的世界纪录的攻坚战开始了。战友们发扬连续作战，顽强拼搏，不怕疲劳，英勇无畏的精神，经过日日夜夜连续不停地奋战，终于在1967年7月，创造了单口月成洞571.2米、双口月成洞1003米的好成绩。”是呀，这的确是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成昆铁路。

杨学铮继续说：“今天，昔日英雄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建设的隧道依然承载着成昆线的滚滚铁龙，迎送着东来西往的旅客和各种物资。如果你有机会乘坐成昆线的列车经过莲地隧道，也请你通过长长的隧道，一起回忆那段峥嵘岁月。”他说的“今天”不是现在的“今天”，今天，我们再也无法乘坐成昆线的列车经过莲地隧道了！如果你有机会乘坐摩托艇在金沙江上冲浪，你可以来到莲地隧道这个位置，你可以看到在半山腰上一幅当年的巨大标语：“敬祝毛主席万岁万万岁万岁！”铭记着一段岁月。

这个隧道为什么叫“莲地”呢？这里根本看不见亭亭玉立的莲花，哪里有什么“莲花成地”呢？其实，“莲地”系谐音，是纪念一位铁道兵烈士杨连弟的。杨连弟（1919—1952）是我们人民军队历史上的“登高英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战斗英雄。他1919年出生于天津市北仓镇，1949年2月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部队。1950年9月，他光荣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同年10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铁道兵团第1师第1团第1连任副连长。他还曾当选为志愿军战斗英雄国庆观礼团代表归国观礼，并应邀列席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952年5月15日，杨连弟在朝鲜战场清川江大桥指挥连队架桥时，被敌机投下的定时炸弹弹片击中头部，光荣牺牲，时年33岁。2019年9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杨连弟被评选为“最美奋斗者”。

电影纪录片《成昆铁路》中显示了铁道兵修建金沙江段铁路的场景：“莲地隧道是一个‘火焰山’，温度高达40度。”“金沙江畔盖茅房，冬天暖和夏天凉；艰苦奋斗为革命，延安精神放光芒！”我实地考察莲地隧道的时候，见过这些茅草房的遗迹。我小学生时代在人民公社，还住过铁道兵留下的茅草房。现在，这些隧道、桥梁、线路、茅草房等，都消失了！成昆铁路走出金沙江峡谷，跨过龙川江，有一座钢筋铁骨的大桥，叫那旧大桥（建在那旧村附近）。为了不被水淹没，这座大桥也拆除了。怎么拆除呢？工人们用机械把整个钢梁切割下来，这座半圆形的钢梁像个巨人一样蹲下来，没有倒下。工人们接着很耐心地把钢梁拆成小块，运回工厂。很快，这座载入史册的标志性铁路大桥那旧大桥，也从人们眼前消失了！只有绿黄相间的碧水一片。金沙江段成昆铁路拆除了，淹没了，我们再也见不到了！今天快捷现代的动车开通了，“绿巨人”直接从元谋西站奔向永仁县城、攀枝花市，客运列车不再经过金沙江峡谷段了。但是，那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中国铁道兵精神，那把个人融入集体中的激情燃烧、昂扬奋进的精神，将永远传扬！

# 品读龙马山

余务洪

瞬间都长成了一模一样的绿色。幽深、宽广、浩荡。阳光落在万物之上，清风徐来助推着绿与光相互辉映，绿浪翻拂，光与色在一起舞蹈。秋天，那简直就是灿烂的色彩大交响。那么多种丰富的红，那么多变幻的黄，被灿烂的阳光照亮。一切都变了，变得金灿灿的，放眼望去，仿佛是一幅五彩斑斓的山水画，满山满坡都变成望不尽的艳艳红霞，胜似鲜花，都是那种“千山万壑层林尽染，千树万树姹紫嫣红”的灿烂。到了冬天，片片白雪飘落，银装素裹，整座山坡上洁白的银装，梦幻又唯美，一片玉砌成的世界，每处都自成风景。

山有水而媚，土得水而沃。龙马山的山雄，连绵不绝，隐藏于雾中，云雾缭绕，山的形状各异，只见山头不见尾，颇有卧虎藏龙之势。它更像是一位刚毅的父亲，高大而雄壮，在平平淡淡的辽阔中威严而刚强。向往龙马山，它能给你一种理想；攀登龙马山，它能给你一种力量；思念龙马山，它能给你一种心境；陪伴龙马山，它能给你一种豪放。大美不言，可涤心养气；大美难言，仰赖审美力的提升，而自然界是最好、最直观的自然大课堂。龙马山的水柔，涓涓细流，流淌于山中，清澈透明，水的形态各异，从山头流到山尾，最终全部汇入澜沧江。龙马山，它又像是一位宽厚的母亲。投入到山的怀抱里，就能感受到她那独有的柔中带刚的品格，那种温暖、宽阔、包容的胸襟，甘甜如母乳般的幸福暖流沁入心底。

## 元谋词语（三首）

赵雪

### 甘塘

在挖掘机的助产下  
荒山分娩  
热坝摇篮里  
甘塘小镇  
温婉地睡着  
脸上还挂着  
甜甜的微笑

### 凤凰湖

词语在发芽  
一棵棵小树  
偏着脑袋在商量  
如何迎接春风回家  
一粒粒春雨  
在热坝上空  
为拔节的庄稼  
喝彩

### 金沙江

一头豹子  
一口咬开  
龙街码头  
看到了  
热坝果蔬  
正在时装展演



## 难忘暖意橙红

魏荣辛

我的老家在距离宣威城32公里的西泽乡。一条玉带似的小河依偎在群山的怀抱，蜿蜒着流向远方。家乡山清水秀，村村寨寨盛产柿花，素有“柿子之乡”的美誉。每到秋天，草枯叶黄，柿子树叶落。一个个柿子宛若红红的灯笼挂在古老的柿子树上，一串串、一枝枝，给村庄抹上一层暖暖的橙红。配上土墙、瓦屋、蓝天，一幅乡村油画浑然天成。我们家老屋背后就有几棵柿子树。每年柿子成熟的季节，母亲和父亲翻山越岭从很远的地方摘来山楂。用大木桶把柿子和山楂一层一层地交替放好，盖严盖子。捂上一段时间，打开木桶，一股柿子的香甜扑鼻而来。母亲把